

桑泊莫



文豪叢書

莫

泊

桑

河洛圖書出版社印行

文豪
叢書

莫泊桑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月臺初版

發行人：許

仁

圖

出版者：河洛圖書出版社

局版臺業字第零零玖捌號

社址：臺北市廈門街一四巷一之二號

帳號：一〇一三一〇號

電話：三二九一一三八二

發行者：河洛圖書出版社

北市建一商號63字第八一七一七號

印刷者：花旗印刷有限公司

平裝一冊 定價：新臺幣六〇元

中華民國臺灣省臺北市



目 錄

托爾斯泰筆下的莫泊桑	托爾斯泰	一
莫泊桑的創作道路		二七
「俊友」介紹		七二
羊脂球(小說)	莫泊桑	八五
修理椅子靠墊的婦人(小說)	莫泊桑	一四六
月色(小說)	莫泊桑	一五六
莫蘭那隻公豬(小說)	莫泊桑	一六四
首飾(小說)	莫泊桑	一八二
歸來(小說)	莫泊桑	一九七
海港(小說)	莫泊桑	二〇九

托爾斯泰筆下的莫泊桑

托爾斯泰

——「莫泊桑文集」序言

大約在一八八一年，屠格涅夫在我這兒的時候，他從箱子裏取出來一本題名為「戴家樓」(“Mai son Teller”)的法文小冊子，並把它送給了我^①。

「隨便讀讀吧」——他彷彿漫不經心的說，完全像他在這前一年給我那本載有新作家加爾洵的文章的「俄羅斯財富」的小冊子一樣。顯然，對加爾洵也好，現在也好，他都是害怕在這個或那個方面影響了我，他是想要知道我的完全沒有準備的意見。

屠格涅夫說：「這是一位年青的法國作家。看看吧，還不壞」；「他知道您而且非常尊崇您」^②，他又補充說，似乎想使我高興些。「他這人使我想起了德魯日寧^③，也像德魯日寧那樣是一個孝順的兒子，忠實的朋友，一個可靠的人^④。……甚至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也像德魯日寧」。屠格涅夫談及莫泊桑在這方面的行為，還對我說了些動聽而難令人相信的話語。

一八八一年這個時期，是我整個世界觀底內在變化最急劇的時期。在這變化中，我以

前爲之呈獻出全部精力的所謂藝術活動，對於我不僅是失掉了我以前所重視它的意義，而且就其在我生活中以及一般在富有階層的人們的觀念中所佔有的特殊地位來說，它簡直就令我不愉快。

所以當時屠格涅夫向我推薦的那樣的作品完全沒有引起我的興趣。但是，爲了使他滿意，我還是將他轉贈給我的那本書讀完了。

就第一個短篇「戴家樓」來說，雖然它的情節不大文雅和不大重要，可是我不能不在作者身上看出了所謂才能那東西。

作者具有一般所謂才能的那種特殊的秉賦，那就是說，一種強烈的、緊張的、因作者興趣之所在而專注於某一事物的能力，一個具有此種能力的人因此就能夠在他所注意的事

①「戴家樓」爲一八八一年巴黎出版之「莫泊桑短篇小說集」（收有短篇小說八篇）之第一集，作者贈與屠格涅夫。

②八十年代末，莫泊桑讀托爾斯泰之「伊凡·伊里奇之死」法譯本時，說道：「我看，我的全部活動毫無用處，我的十卷集毫無任何價值了。」

③阿列克山德·華西里耶維奇·德魯日寧（一八二四——一八六四）俄國批評家與文學家。中篇小說「波寧里卡·薩克思」（一八四七）的作者。在一八五六——一八六〇年主編「讀書文庫」雜誌。擁護「爲藝術而藝術」說。

④「一個可靠的人」幾字原文爲法文。

物中看出別人所不能看到的某些新的東西。顯然，莫泊桑就具有能見人之所不能見的這種能力。但根據我讀過的這本小冊子來判斷，可惜，他恰恰缺少了一本真正藝術作品除才能而外所必需具備的三個主要條件之一。這三個條件是：一、作者對事物的正確的即道德的態度，二、敘述的明晰，或者說，形式的美，這同是一個東西，三、真誠，即藝術家對他所描寫的事物的真實的愛憎感情。在這三個條件之中，莫泊桑僅只具備了後二者，而完全沒有第一個。他對待所描寫的事物沒有正確的即道德的態度。根據我所讀過的作品看來，我確信莫泊桑是有才能的，那就是說，那種使他能夠在事物和生活現象中見到人所不能見到的特徵的天賦注意力；他也有着美麗的形式，那就是說，他能夠明晰、簡潔而優美地表達出他所想說的一切；他也有着是一部藝術作品底價值所憑藉的那個條件（沒有這條件，藝術作品就不能夠發生影響），那就是說，他具有一種真誠，絕不假裝着是愛或是恨，而確確實實是愛着或恨着他所描寫的事物。但遺憾的是，因為他缺乏一部藝術作品底價值所憑藉的第一個條件，而且恐怕還是主要的條件，即缺乏對他所描繪的事物的正確的道德的態度，缺乏辨別善惡的知識，所以他就喜愛而且描繪了那不應該喜愛，不應該描繪的東西，而獨不愛也不去描繪那應該愛，應該描繪的事物。因此，作者在這本小冊子裏極其詳盡地熱愛地描寫了女人怎樣污辱了男人和男人又怎樣地污辱了女人。甚至在「保羅的太太」(La femme de Paul)中描寫出那麼費解的穢行，作者不僅是冷漠地，而且是輕蔑地來描寫農民，像描

寫畜類那樣。

短篇小說「郊遊」(“Une partie de campagne” 就是以這種不辨善惡的無知特別令人驚異，在這個短篇裏，作者以最動人的笑談形式詳細地描畫了兩個裸着臂膀划船的先生怎樣同時地一個玷辱了年老的母親，一個玷辱了年輕的姑娘，她的女兒。

很明顯，作者的同情一直都是在這兩個流氓方面，到了那種程度，所以他不是忽視了，簡直就是看不見被污辱的母親、女兒、父親，顯然是女兒的未婚夫的那個青年應該如何百感交集，從而才不僅以笑談形式對這種令人反感的惡行作了可憎的描寫，就是這事件本身寫得也是虛偽的，因為只寫了事物的一個最無意義的方面：流氓所獲得的滿足。

小冊子裏還有一篇「一個女長年的故事」(“Histoire d'une fille de ferme”)，屠格涅夫會特別向我推薦過，而我還是由於作者對事物的不正確的態度尤其不喜歡它。作者很明顯的把他所描寫的人看成為僅僅是畜類，超不出性愛和母愛，因而從他的描寫中就只得到一個不完全的做作的印象。

不了解人們的生活和利益，以及把他們看作只是受肉慾、惡、自私所驅使的半人半畜的人物，這是大多數法國最新作家，包括莫泊桑在內的主要缺點之一。……莫泊桑興致勃勃地描寫布勒塔尼^①的女僕的大腿和胸部^②，而帶着嫌惡和嘲笑來描寫……，在藝術方面就犯了一個大錯，因為他僅僅從一個方面，從最無意義的物質方面來描寫事物，而完全忽

視了構成事物本質的最重要的精神方面。

總的說來，讀了屠格涅夫送我的這本小冊子之後，我對這位青年作家是很冷淡的。

當時，有幾篇還使得我是那樣地憎惡，如「郊遊」，「保羅的太太」，「一個女長年的故事」，以至那很好的一篇「西孟的爸爸」(「Le papa de Simon」)和描寫夜色非常出色的「水上」(「Sur l'eau」)，我那時都沒有注意到。

「在我們有這麼多的寫作愛好者的今日，那些有才能而不知道把才能放在甚麼地方，或者竟大膽地把它放在那完全不應該、不需要的描寫上面，這樣的人難道還少嗎？」我這樣想，也這樣地告訴了屠格涅夫，於是我對莫泊桑也就忘記了。

在這以後，我讀到的莫泊桑著作的第一部，是「她的一生」(「Une vie」)，我還曾經向誰推薦過這本書^③。它立刻使我改變了對莫泊桑的意見，而且從此之後我便興趣盎然地讀了他所有的著作。「她的一生」是一部傑作，不僅是莫泊桑的無可比擬的優秀作品，而且恐怕是雨果的「悲慘世界」(「Misérables」)以後的法國的優秀作品。在這部長篇小說裏，除了

① 布勒塔尼爲法國西北部一個舊省名。

② 「大腿和胸部」幾字原文爲法文。

③ 原編者註：「她的『人生』爲托爾斯泰所喜愛的小說之一。莫泊桑的這本著作是屬於托爾斯泰在一九一〇年離雅斯那雅·波里雅那出走後會想獲得的書籍之一。」

卓越的才能，即是除了那種對事物特殊的專注，作者由此而看出了他所描繪的生活的完全嶄新的特徵外，這部著作差不多以同等程度集合着真正藝術作品的三個條件：一、作者對事物的正確的即道德的態度，二、形式的美，三、真誠即作者對所描寫事物的愛。這裏，生活的意義在作者看來已不是各種各樣的放蕩墮落的男女的戀愛事件了，這部作品的內容，正如題目所說明的那樣，是描寫一個被戕害了的、天真的、準備獻身於一切美好事物的可愛女性底一生，這個女性正是被那最粗野的獸慾所戕害，而這種情慾在以前的短篇小說裏，作者認為彷彿是主宰着一切生活現象的中心力量，作者的全部同情是在善這一面的。

在莫泊桑最初的作品裏，形式已是優美的，在這裏更達到了高度的完善，我認為，還沒有一個法國散文作家達到這樣的高度。此外，主要的是作者在這裏真正愛着，強烈地愛着他所描寫的那個善良的家庭，真正憎恨破壞了這個美滿家庭的幸福與安謐、尤其是害了小說女主人公的那個粗暴的畜牲。

這部小說的全部事件和人物就由此而是這樣地生動，令人久久不能忘懷：軟弱、善良、衰弱的母親，高尚軟弱而慈祥的父親，樸素、謙而不誇、準備為一切美好事物而獻身的非常可愛的女兒，他們的相互關係，他們的第一次旅行，僕人，鄰居，那位計較鎔銖、粗暴而好色、慳吝而瑣屑、厚顏無恥的未婚夫，總是庸俗不堪地把最粗鄙的感情說得天花亂墜以欺騙天真的少女，結婚，科西嘉景色美麗的描畫，鄉居生活，丈夫狠毒的變心，他

攫取了領地管理權，和岳父的衝突，善良人們的忍讓和無恥之徒的勝利，對鄰人的關係——這一切就是複雜多采的生活本身。但還不僅於這一切都寫得生動美妙，而是在這一切之中有着一個衷心的感人的音調，不自主地感染着讀者。讀者能感覺到作者是愛着這個女性，不是愛她的外表而是愛她的心靈，她的內在的美，憐恤她，爲她受苦，這種感情是不自覺地傳達給讀者的。因此，讀者要問：爲了甚麼，何以這個優美的女性被毀了呢？難道應當這樣嗎？在讀者心中就自然而然產生了這樣的問題，而迫使他們去思索人生的意義。

儘管小說裏還有着虛偽的音符，例如，詳盡地描寫了少女的皮膚；又如，這個被遺棄的妻子聽從神父的勸告，又作了母親這種不可能的而且不需要的細節，這種細節破壞了純潔的女主人公的感染力；又如，被侮辱的丈夫底復仇那節傳奇劇般的不自然的故事，但儘管有着這些污點，我總覺得這部小說不僅是傑出的，而且我從它看出了莫泊桑已經不是一個不知道，且不願意知道美醜的有才能的饒舌家和戲謔者，像我讀他第一本小冊子時所認定的那樣，而是嚴肅而深刻地注視着人的生活，而且已經開始研究人生了。

這之後，我讀過的莫泊桑的長篇小說，是「俊友」(Bel ami)。

「俊友」是一本非常污穢的書。顯然，作者在恣意描寫那些吸引着他的東西，有時對自己的主人公彷彿是忘了基本的否定的看法，而竟站在他那一面去了。但總的說來，「俊友」也像「她的一生」一樣是以嚴肅的思想和感情作爲基礎的。在「她的一生」裏有個基

本思想：一個被男子粗暴情慾所戕害的美麗女性，作者對她慘痛生活的空虛感到不勝困惑；而在「俊友」裏，作者對這個粗暴的縱慾的畜牲之成功與致富就不但感到困惑，而且表示憤慨了，而這個畜牲正是靠這種情慾而飛黃騰達，獲得了社交界的顯赫地位。作者對他的主人公在其間獲得成功的那整個階層的荒淫墮落也表示憤慨。作者在「她的一生」裏，似乎在問：爲了甚麼，一個優美的女性因何而被戕害了？爲甚麼發生這種事情？而在「俊友」裏，他就似乎是回答這個問題：一切純潔的與善良的東西在我們社會裏已被毀滅了，而且正在被毀滅着，因爲這個社會是墮落的，狂妄的，可怕的。

小說的最後一場寫那個帶着榮譽團勳章的勝利的騙子和一個純潔的少女在華麗的教堂裏舉行婚禮（而這少女就是被他玷污了的從前是無可指摘的一位母親的女兒），這婚禮受着主教的祝福，親友們也都認爲是美滿的合理的，就極其有力地表達了這個思想。這部小說雖然充塞着許多不潔的細節描寫，很可惜，作者彷彿是樂於爲此^①似的，但作者對生活的嚴肅的質問還是看得出來。

讀讀老詩人同杜洛阿說的那段對話吧。他們在華爾特家的宴會後出來。老詩人對杜洛阿談及生活，指出生活的真相，它的永不可避免의 同伴和歸宿——死亡。

「她抓住我，這蕩婦——他是說死亡，——她已經拔掉了我的牙齒，扯脫了我的頭

①「樂於爲此」四字原文爲法文。

髮，毀損了我的肢體，已經快要快要吞噬我了。我已經在她掌握中了，她只是像貓兒戲弄老鼠那樣玩弄着我，曉得我是逃不脫她的。榮譽、財富，有甚麼用，當不能用它去買得女人的愛情的時候。可是只有爲了女人的愛情才值得去生活呀。就是這她也會奪走的。奪走了愛情，然後是健康，精力以至生活本身。全都得這樣。再沒有別的。」

這就是老了的詩人談話底意義。可是杜洛阿，一個所有他所愛的女人的幸福情人，如此荒淫而精力飽滿，所以他聽着又沒聽着，明白又不明白老詩人的話。他聽了，明白了，但他的放蕩生活的源泉這樣滔滔的奔流不斷，以至這個預示他的結局的無可懷疑的真理，也並沒有使他驚心。

「俊友」除了諷刺意義之外，這種內在的矛盾也是它的主要思想。這個思想在那最好的一場——患肺病的新聞記者的死裏表現得很清楚。作者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生活是甚麼？怎樣解決對生活的熱愛與對不可避免的死亡的認識之間的矛盾？這他沒有回答。他好像在尋求、等待，不決定哪一面。所以，他對生活的道德的態度在這部小說裏仍是正確的。

在這以後的作品裏，這種對生活的道德的態度開始混亂起來，對生活現象的評價開始搖擺了、模糊了，而在晚期的小說裏已經完全完全是陷入迷途了。

莫泊桑在「溫泉」(“Mont-Orléans”)裏，好像是結合了前兩部小說的主題而在內容上重

複了它。且不說它關於溫泉及療養的優美的充滿了巧妙幽默的描寫，在這篇小說中也有一個像「她的一生」裏那個丈夫一樣卑鄙無情的敗類波爾，也有個被騙、受害、溫順、孱弱、孤獨、永遠是孤獨的可愛的女性，也像「俊友」一樣，仍是渺小、卑劣和寡廉鮮恥獲得了無情的勝利。

思想是同一思想，但作者對所描寫的現象的道德態度却已大大降低了，尤其比起第一部作品來。作者對善惡的含蓄的評價開始混亂起來。儘管作者有着要公正要客觀的理智的願望，但顯然騙子波爾贏得了作者的全部同情。因此，這個波爾的戀愛史，和他之苦心孤詣地去損毀別人，以及他在這方面的成功等事，便產生了一種虛偽的印象。讀者不明白作者的用意何在：是表現波爾僅僅因為他的情婦因妊娠而腰圍變形，就冷淡地躲避她而使她傷心的這樣一個男人底淺薄和卑劣，或者相反地，是表現像波爾這樣生活是多麼愉快而輕鬆。

此後的幾部長篇小說：「筆爾和哲安」（*Pierre et Jean*）：「如死一般堅強」（*Fort comme la mort*）：「我們的心」（*Notre coeur*），作者對他的人物道德態度更為混亂、而在最後一部作品裏竟完全喪失了。冷漠、草率、臆想，而主要的還是如初期作品那樣缺乏對生活的正確的道德態度，在這幾部著作上都留下了痕迹。自從莫泊桑獲得了時髦作家的榮譽之日，這種情況便開始了。他遇到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可怕的誘惑，這是任何著名

作家，尤其是像莫泊桑這樣吸引人的作家都會遇到的。一方面是初期作品的成功，報紙的讚譽，社會的特別是女人的頌揚；另一方面是日益增加的稿酬標準，可是永遠趕不上日益增加的要求；第三方面是編輯們勾心鬥角，務求得到出售的作品，不問其價值，而狂喜地接受一旦成名的作家的一切著作。所有這些誘惑竟這樣強烈，顯然，使得作者有點飄飄然了，他屈服於這些誘惑，雖然在形式方面仍然繼續修飾自己的小說，甚至修飾得更好，甚至也還愛着他所描寫的事物，但是，他之所以愛好他所描寫的事物，已不是因為它是善良的和道德的，人人所愛好的，他之所以憎恨他所描寫的事物，也不是因為它是醜惡的，人人所憎恨的，而僅僅是因為他偶然喜歡這，而不喜歡那罷了。

莫泊桑所有的長篇小說，從「俊友」開始，就已經有着草率，主要的是臆想的痕迹。從此之後，莫泊桑已經不像他在寫最初兩部作品時那樣做了：他沒有一定的道德要求作為他的小說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來描寫人物的活動。而是像一切小說匠那樣來寫自己的小說，那就是說，捏造些最有趣的最能打動人心的或者最時髦的人物和活動，以此來構成小說，以他所能得到的和適合於小說結構的所有的觀察來渲染着它，全然不關心對所寫事件的道德態度了。「筆爾和哲安」，「如死一般堅強」，「我們的心」就是這樣的。

無論我們怎樣習慣於在法國小說裏讀到一家三主，除丈夫而外，總有一個人所共知的情人，然而我們還是完全不了解，為甚麼所有的丈夫總是一些笨伯，戴綠頭巾和受人嘲

笑^①，而所有的情人歸根到底又終於結了婚，作了丈夫，不僅沒有戴綠頭巾，沒有受人嘲笑，而且儼然是堂堂大丈夫？再不了解的是爲甚麼所有的少婦全是放蕩墮落，而所有的母親又是神聖貞潔的？

「筆爾和哲安」與「如死一般堅強」的背景，就是這種極不自然和極不真實的，主要是缺乏深刻的道德的情況。因而處於這種情況中的人物所感到的痛苦，就很少能感動我們。筆爾和哲安的母親能畢生欺騙着自己的丈夫，所以當她應該向兒子承認自己的過錯時，她就不大能博得人們的同情，而當她在爲自己辯護，證明她不能不享用擺在她面前的幸福機會時，那同情就更微小了。我們更不能同情「如死一般堅強」裏的那位先生，他欺騙了他的朋友一輩子，引誘了他的妻子，現在又因爲年老而不能再引誘情婦的女兒而深感悲哀了。最後的一部小說「我們的心」除了各種色調的性愛的描寫以外，簡直就沒有任何一點內在的任務了。這裏寫了一個無所謂的鑒足而體面的放蕩者，他和一個更放蕩的，即使不因情慾之故而在道德上也已經墮落了的女人一時結合，一時分離，又和一個女僕結合，然後又和她和好，似乎又是和這兩個女人同居。如果說在「筆爾和哲安」與「如死一般堅強」裏還有一些感人的場面，那麼，這最後的一部小說就僅僅能喚起人們的嫌惡。

在莫泊桑的第一部小說「她的一生」裏，問題是這樣的，一個善良、聰穎、溫柔、嚮

①「戴綠頭巾和受人嘲笑」幾字原文爲法文。